

泸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8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泸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编

庄生子

[illegible]

瀘州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四川省泸州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工作委员会編

17 (158)

泸州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泸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国营合江县印刷二厂

一九八七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内部发行)

目 录

忆川南游击队和两河口区委的活动情况·····	周济	(1)
川南区的土地改革·····	施承勋 李昌寅	(19)
泸县抗美援朝概述·····		(53)
叙永人民热烈支援护国战争·····	颜林	(62)
护国讨袁在纳溪·····	曹杰秋	(66)
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简介·····	古高门	(76)
泸州中河调杨琴概略·····	温小犀	(85)
泸州市基督教史略·····	秦石香 孙振垣	(93)
泸县典当业始末·····	梁心纯 黄文思	(102)
解放前泸县地方法院、高泸分院及看守所概况·····		
·····	周郁文	(108)
叙永县哥老会概述·····		(115)
泸县田赋预征始末·····	余正轩	(123)
杨兆蓉传略·····	易润生	(128)
拳师余良弼先生传略·····	余安中	(133)
民国时期泸县武术的兴衰·····	易润生	(136)
纳溪茶叶发展概述·····	陶长清	(140)
合江青果·····	温健 钟襄	(150)

忆川南游击队和两河口区委 的 活 动 情 况

周 济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第一次撤离遵义，组织上要我带领遵义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之友社的同志二十多人，随红军三军团长征。在行军途中，三军团“河南”政治部将我们编入地方工作部，作宣传和扩大红军的工作。

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我们行军来到四川永宁（叙永）黄泥嘴，碰上了叙永特区游击队，当晚部队在木厂宿营。

“河南”政治部通知我和周司和到政治部开会，参加会议的除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的同志外，还有地方游击队的领导成员王逸涛、张友德、李石坚、曹德渊、朱华清等。地方工作部部长罗明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政治部负责人要叙永地方游击队写个情况报告，由政治部转到中央去。同时将我和周司和、何宗舟、戴元昌以及一个姓张的红军，介绍给游击队，到他们那里工作。会后，政治部负责人领着大家去见彭德怀同志。

在叙永五龙山一个老百姓家里，彭军团长热情地接见了我们，他讲了革命形势和敌我双方的情况，及中央决定建立新根据地的意义，询问了游击队的情况。他说：“红军冲破敌人五次围剿，经湖南、贵州到四川，走了这么远的路，想不到在这里会着你们，真难得啊！你们去跟政治委员杨尚昆

说，我可以补助你们一部分枪支”。

我想，一个军团的负责人，补助游击队的枪支，这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彭德怀同志没有一个人说了算，还要通过政治委员杨尚昆同志，这是多么高的组织纪律性啊，这使我受了一次活生生的党性教育。就这样，红三军团第一次补助游击队五十支步枪，六挺重机枪。

军团把我们五人抽调到叙永特区游击队后，何宗舟任政治委员，周司和任一个分队的分队长，我任这个分队的指导员。

游击队与红军主力分手后，几个分队就分头活动，到附近收容掉队的红军，安置红军伤病员等。不久，我们活动到叙永分水附近，有个农民来游击队报告说，离我们不远驻有红军部队。游击队派我前去联系，由那个农民带路，我到了红军驻地，会着了负责人徐策，始知这支红军队伍，是党中央在扎西开会时，研究和讨论了游击队写给中央的报告后，决定派一批干部和一连红军武装，担来六十挑枪，前来加强和扩大游击队，并成立“中共川南特委”来领导游击队，徐策任特委书记，特委直属中央领导，和中共四川省委发生横的关系。原泸县中心县委划归川南特委领导。在五龙山的游击队也进行改编，正式名称是“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我被调到连队作指导员。

有一天，部队正在行军时，有个姓阮的农民前来说，叙永两河口地区，有一些武装，要来参加游击队，派他来与部队联系。得着这一情况后，特委徐策和余泽洪同志找我去谈话，要我和何玉芳同志（即郝谦）同姓阮的农民一道去两河口地

区，把这支武装带到游击队。临行时，徐策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带到两河界首山苗族杨少华家找朱华清（即朱光壁）。于是，我和何玉芳跟着姓阮的农民到两河口。路上为了掩护，他作为我们的雇佣者，我二人化妆成古宋卖旧衣的商人，离开游击队没走多远，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就碰到反动团队的盘问。第二天，快到姓阮农民家的一个山沟里，又碰到反动团队盘问，幸好两次盘问都被姓阮的农民应付过去了。在途中，姓阮的农民多次遗憾地说：“没在游击队里背点粮食回来。”

到了目的地，阮姓农民领我们走了几户农家，但根本不谈武装找游击队的事，而且农民们对我们也很冷淡。处于这种情况，我同何玉芳商量，要阮姓农民带我们到界首山找朱华清。

在界首山杨少华家，我们见到了朱华清同志，将特委的介绍信交给了他，并向他说明了我们来意，朱华清说：“此地的武装早被杨少华带到游击队去了。根据种种情况，我们推断，姓阮的农民所说的武装，完全是借口，实际想去游击队背粮食。

我们向朱华清询问了当地党组织的情况及他和特委的联系情况，他说：“界首山有一个党员和几户群众，由于杨少华离开游击队被团队（民团组织）杀害后，党员和群众革命情绪低落，在牌坊口有三个党员和几户群众，两河口镇上有一个党员，在渡船口，土地坳和观音堂都有一些基本群众。在古宋金鹅池，他与一家姓刘的有关系等。关于特委的联系，他说特委来过一次信，曾派一个党员去联系，没有联系

上。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们三人商量，由我们三人组织两河口临时区委开展工作，并争取与川南特委联系，请求特委批准。中共两河口区委书记由何玉芳担任，朱华清和我分别担任组织和宣传委员。

不久，我们转到两河口南面地区开展工作，住在一个偏僻地点的农民家里。晚间，我们去找当地农民开会，他们革命情绪很高，马上组织起来，到另一个地区去打土豪背粮食，我们支持农民这一行动，由于是夜间行动，农民怕我们不熟悉路径，不让我们参加。我们只得再三叮嘱他们，背回粮食一定要收藏好，背粮的器具一定要弄好，不要在路上漏一颗粮食；回家后一定要洗好脚，所穿的草鞋一定要收拾好。总之，要消灭一切背粮食的痕迹，不让敌人察觉。很可惜，农民群众没有完全照我们所告诫的去做，在路上漏了粮食，天明后，团队随着地上的粮食线索，找到了农民家里，背回的粮食也没有藏好，脚也没有洗，当即把背粮食的农民抓走，以后一个农民被杀害。事情发生后，我们不得不转到牌坊口附近一个姓袁的农民家里，我化名袁嘉兴，和这家农民认成家门。

两河口区委成立后，我们考虑到区委应当有个方便而且安全的落脚点，以便同各方面联系，袁家没有这样的条件，他家很穷，我们是住在猪圈顶上。牌坊口有三个党员，地点适当，区委落脚可在党员家里，既理想又稳妥。对以哪家作为区委所在地，我们作了选择：樊家在牌坊口开饭店，进出人员复杂，不能作为区委所在地；张家邻居是个保长，也不能作为区委所在地；最后选择在党员杨炳成家。

我们由袁家转到牌坊口杨炳成家，以帮助他家干活为掩护，住了几天后，又到金鹅池去开展工作，临时住在金鹅池附近刘思远家。刘思远家是个大家庭，附近人们都叫刘家院子。刘思远曾与地方党有过革命联系，他那时是金鹅镇上的小学教员，他的叔伯兄弟都同情革命和共产党。他家有几支枪，要想上游击队去。这时，正是农忙季节，我们一面干农活，一面作革命宣传，在他家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回到牌坊口杨炳成家。随后，我和朱华清去两河镇上会何光奎。他原是共产党员，因被捕失了党的关系，后来党组织曾派朱华清与他联系过。在两河镇上还有一些被打散的游击队员，镇长杨济安把他们收容起来当团丁，但他们还是想回游击队。我们通过何光奎与他们进行了联系。

区委的工作已初步展开，区委讨论要想尽一切办法与川南特委联系上，以便得到特委的批准和领导。我们先后派了袁姓农民和杨炳成去找，没有结果，区委根据情况，最后作出决定，将两河口区委的成立和区委最近所作的工作情况，由何玉芳写成报告，由我带去找川南特委。

杨炳成带着我绕过两河镇街上，去黄泥嘴地区找游击队。几天过去了，仍打听不着游击队的下落，我只好叫杨炳成先回牌坊口，向何玉芳，朱华清说明情况，我继续留在此处找游击队。有一天，我听说游击队住在木厂，便找当地一个群众领路，在赴木厂途中，遇着一个木厂方面来的农民，向他打听情况，他说木厂驻的不是游击队，而是反动团队，我们立即返回原地。回到农民家后，他怕团队来清查，将我送到偏僻的王木匠家里。

王木匠家很穷，没有多余的房屋，我住在他家猪圈顶上。他家还驻有几个掉队的红军，我便动员他们去找游击队。其中一个红军同志领我去熟悉周围地形，并把一处悬崖峭壁指给我看，说要是反动团队来搜查，可以隐藏。他又领我到三十里外的地方去取藏在那里的手榴弹，因去时那家农民不在家，没有取着。

我见王木匠很诚实，又是农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就介绍他入了党。有一天，王木匠对我说：游击队在分水一带活动，于是我要他同我一起去找游击队，为了在路上好打听游击队的情况，他找来一个苗族农民，利用苗胞关系和讲苗族语言，打听游击队的下落。我背着王木匠的刀、锯作为篾匠，他们二人打扮成背盐换粮食的农民，三人同到分水岭一带去找游击队。沿途由苗族农民向本族人中打听，夕阳西下时，终于在分水岭附近找到了游击队。当时我那种高兴劲，犹如小孩见着久别的妈妈。当哨兵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高声回答：“是来找游击队的。”哨兵领我们进屋去会着了徐策等人。

我将两河区委的报告交给了徐策同志，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开饭时，特意将两只缴来的罐头招待我们，饭后，川南特委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有王逸涛参加，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区委的报告，听取了我们的汇报，特委研究决定批准两河区委成立，同意区委的工作地区为两河口、金鹅池一带。关于金鹅池刘家的武装和两河口镇上团丁武装，暂时都不要到游击队来，这两支武装由区委灵活掌握。讨论到特委和区委的联系问题，我建议由王木匠作交通员，此人诚实可靠，已

经介绍入党。作为特委与区委的交通员是适当的，可让他利用这个地区背盐换粮食的习惯作掩护，是比较稳妥的。特委同意了我们的建议，与我们建立了通讯联络点：一处是分水岭街上一户人家，再一处是扎西镇上一户人家，区委的联络点是牌坊口樊家店子。关于区委的活动经费问题，特委同意给区委一部分，在必要时，区委可以组织群众打土豪来解决。

特委开完会后，徐策同志要我留下来，避开王逸涛对我说：王逸涛向特委提出，把游击队分散开来活动，以便隐蔽。特委没同意他这个主张，并决定游击队的行动不用他指挥，由特委来掌握。徐策同志要我们把这一情况告诉区委的同志。

第二天早晨我临走时，特委给区委几大银锭，一部分作区委的活动经费，另一部分给游击队购买药品和子弹。我们把银锭藏在背箩下面，上面盖上粮食，便同游击队分手，顺利地回到王木匠家里，住了一夜，我又同王木匠回到牌坊口杨炳成家里。我向区委汇报了同特委联系的经过，以及在特委开会的情况后，区委研究决定：遵照特委指示积极开展工作，扩大区委活动地区，金鹅池刘家的武装和两河口镇上团丁武装暂时不到游击队。金鹅池的武装由何玉芳负责作工作；两河镇上的团丁武装，仍通过何光奎继续与他们联系，要他们暗地里组成一个游击小组。活动经费问题，特委既然答应给区委解决，我们现在不作其它打算，这次带来的银锭，尽量用于给游击队买药品和子弹。关于徐策所谈王逸涛的情况，这是机密，不能外传。会上区委成员三人分工，何玉芳同志负责金鹅池地区的工作。以刘家院子作联络点，在附近

一带开展工作。朱华清同志提出将大银锭带到永宁城找邱国全兑换，邱原是党员，职业是布店店员，被捕后失去党的关系，朱华清与他有过联系，但当时朱华清不能去永宁城，怕碰上叛徒，这个任务便由我去完成。第二天早晨，我化妆成进城买东西的农民，背着背箩按照朱华清提供的地点，在城里一家布店里找着了邱国全，向他说明了身份和来意，并将银锭交给他，要他换回现钞后买些西药。这些任务，他顺利完成了。我在他家住了一夜，他告诉我，他在永宁城东郊发展了一些农民群众，要我下次再到他家，同他到这个地区作宣传工作。第二天清晨，我把买来的东西背回牌坊口，将药品和剩余现钞交给区委，区委又将现钞买了一些子弹，由王木匠把药品和子弹送到了游击队。从此，王木匠这个交通员多次往返于特委和区委之间，负责联络工作。

根据区委分工，何玉芳去金鹅池一带工作，发展了陈泽民入党。我和朱华清在牌坊口、两河口、土地坳、渡船口、观音堂和永宁城东郊开展农民群众工作。约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何光奎领来叙永后山乡天台山的曾德富，在杨炳成家会着了朱华清和我，谈到大安山有支绿林武装，为首的是他的同学项斌，想把这支队伍带到游击队，派他来找游击队。得着这个情况后，朱华清和我研究，决定由朱华清负责，同何、曾二人一道去大安山会项斌。朱华清去那里工作一段时间，回到牌坊口谈了他在后山乡天台山成立农民委员会，以及会着项斌和牟国全这支绿林武装的情况。于是，区委又增加了大安山工作地区，由朱华清负责，他两次去这个地区，又会着另一支绿林武装头目王国全。朱华清向他们讲明搞绿

林活动不是好办法，只有到游击队才是最好的出路。曾德富第二次来会我们，我们安排他在渡船口附近龙坑头杨姓农民家里，他曾参加那里一次农民打土豪的活动后，回到大安山。由于项斌的牺牲，王逸涛的叛变，我们和大安山绿林武装失去了联系。

在朱华清去大安山这一段时间，我到永宁城东郊和龙坑头，在农民当中做过一些宣传工作后，又回到牌坊口杨炳成家，经常向他的弟弟和附近农民讲革命的道理和革命故事，利用农民爱唱山歌的习惯，在同他们劳动中，教他们唱革命歌曲，编写过一些歌词，现能记起的有：

《苏维埃工农的政府》

工农们呀！听我告诉你！
国民党是压迫工农的；
地主的剥削；
资本家掌权；

苛捐杂税，层层压迫。
苏维埃！工农的政府！
我们赶快将他建立起；
工人和农民，
士兵也选举，
豪绅地主，给我滚出去！

我常驻在牌坊口樊大娘家，她家开饭店，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党员，早已去世，二儿子是个瞎子，还有一个学做

道场的徒弟。我在他家除编竹器外，还接近他家的徒弟，向他宣传革命道理。我同这个徒弟合伙卖过面条，暑天卖过冰粉；晚间同看过包谷，以后这个徒弟离开了樊家，就失去了联系。

区委在牌坊口时，特委曾通知过我们，在必要时，可以同古宋地区江长兴特支领导的游击队发生横的关系，其负责人是刘复初。

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交通员王木匠向区委说，王逸涛住在木厂，找过他，王逸涛声称他在行军中找马，与游击队失去联系，要他来找区委派人去木厂相见。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和朱华清找来何玉芳开会讨论。大家根据特委徐策同志所谈关于王逸涛的情况，以及王这次离开游击队的离奇情况决定不派人去会他，并告诉王木匠，今后要提高警惕，不要去木厂会王逸涛。

王木匠去后，就再也没来区委机关，我们与特委的联络中断了。（以后才知交通员王木匠被王逸涛杀害了）。没几天，区委接到特委来信，用密码告知王逸涛脱离了游击队，通知区委不要和王逸涛发生关系，并且要注意他的动向。

有一天，我和朱华清在牌坊口听说王逸涛到了两河镇上。当天晚上半夜时分，我睡在樊家店子里，听到街上许多嘈杂声音，清晨就听说王逸涛连夜去了永宁城。我和朱华清判定王逸涛叛变投敌，相互商量后，立即叫杨炳成到两河镇上通知何光奎来牌坊口会我们，以便将王逸涛叛变的情况告诉他，要他转告镇上团丁中的自己人，随时提高警惕，必要时打死镇长杨济安，拖枪去找游击队。

就在这天上午，我在牌坊口吴老头的烟馆里看到从永宁

方向来了一些行迹可疑的人，到烟馆来抽大烟。恰这时，何光奎也从两河口来会我们，此时此地人很复杂，不便谈话，于是我们三人假意下河洗澡，为了不让人怀疑，我把衣挂在岸边的竹竿上，赤着上身下到河里，在河中由朱华清向何光奎谈王逸涛叛变的情况和我们对镇上团丁的打算。正在这时，樊大娘急急忙忙跑到河边对我说：“老袁快跑，有人来抓你。听了樊大娘的告警，我们就分开逃跑，朱华清、何光奎二人沿着河岸跑去，我则向河对岸跑去。当我涉水到河中心时，来抓我的人已下到河岸边，口中喊道：“不要跑，不要怕，我是找你抬滑竿的”。我跑上岸后，敌人赶到河心。我上岸后，因地形熟悉，跑到一个岩边隐藏着，搬了一块石头当武器，准备把追来的敌人砸下河去，由于我是向河对岸跑，目标很明显，成为敌人要抓的主要对象，使得朱华清，何光奎二人顺畅地沿河岸往下游跑，避免了危险。

我躲在崖下，听见敌人打了两枪，在牌坊口轰闹一阵后，就再听不着什么动静。这时我在崖上真不好受，一面警惕敌人，一面同蚊虫作斗争，我赤身露体，蚊虫从四面八方来偷袭，又不敢打，怕出声音，只好不停地用手指按，一直熬到天黑，才从崖上下来，到了杨炳成家，得知敌人在牌坊口抓走了杨炳成、樊大娘、何光奎和开烟馆的吴老板。

王逸涛叛变的情况，何光奎和杨炳成是知道的，但是他们警惕性不高，何光奎当时已逃脱危险，不该又回去自投罗网，杨炳成当时在河对岸田里收稻子，看见敌人在河中追捕我，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但不躲避，反而蹚水过河去牌坊口，遭到敌人逮捕。

在杨炳成家里听到这些情况后，我深知牌坊口暂时不能住了，准备到偏僻的袁家暂住一夜。我从下游蹚水过河，快到袁家时，见有人从他家打着火把出来，（以后才知道是朱华清打着火把转移地方），见到这种情景，我赶快离开此地，到观音堂姓刘的农民家，和龙坑头姓杨的农民家，并将王逸涛叛变以及白天在牌坊口发生逮捕人的情况告诉他们。虽然这两处王逸涛不知道，我还是要他们提高警惕。我到杨家已经是大半夜，在他家住到天亮，我穿过大路去金鹅池找何玉芳，准备将情况一一告诉他，并商量如何处理区委面临的这一局面。

我去金鹅池的半路上，就碰着何玉芳，与他同路的还有李石坚和另一个同志。原来敌人在牌坊口抓我们的同时，敌人也在金鹅池包围了刘家院子要抓何玉芳。当时，何玉芳等三人转移到院子背后山上，夜晚住在锣锅山黄三爷家没被敌人抓着，只抓去刘思远等。

李石坚来金鹅池，是准备将王逸涛叛变和朱华清下落不明，及敌人来牌坊口抓人的情况，告诉同志们。何玉芳也谈了敌人在金鹅池抓人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到刘姓农民家里，商讨如何处理我们面临的问题。在刘家商谈中，李石坚提出：牌坊口、金鹅池现在都不能去，当天晚上可暂住在他自己家里，待到天明领我们三人到靠近永宁的泸县中心县委所工作的地区躲避一段时间，等待时机再回去收拾被王逸涛破坏的局面。经大家同意由李石坚领着我们朝着他家的路上走去。

李石坚家离永宁城很近，去他家要经过渡船口、石盘，